



流芳记

李亚 著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 | | |
|--------|----|
| 母亲与地球仪 | 1 |
| 往来无白丁 | 6 |
| 强梁二哥 | 12 |
| 贵宾画像 | 16 |

第二章

- | | |
|-------|----|
| 父亲的谜语 | 26 |
| 舞翩翩 | 35 |
| 炼丹人 | 41 |
| 醉太平 | 45 |

第三章

- | | |
|-----|----|
| 迷魂战 | 50 |
| 奏凯歌 | 56 |

镜子里的蒋介石	64
暗香浮动时	68
第四章	
千里共婵娟	74
美好的家宴	81
求婚记	86
第五章	
战争中的风筝	95
兵临城下	103
攻与守	110
血做的城池	119
第六章	
瑞雪兆丰年	129
零乱的画卷	143
传奇诗篇	154
袖里乾坤大	164
第七章	
于无声处响鼙鼓	184
中秋月儿圆	198
繁华胜似梦	211
第八章	
九月大事记	220
梦里伊水河	235
夕阳别样红	247
完美的传说	260
幽灵说话	268

第一章

母亲与地球仪

那天，我在我们家院子里徘徊时，无意间看到母亲高高地坐在花梨木高背大椅上，神情快乐中带有几分傲慢。她旁边的檀香木高腿几上，放着那个意大利人前两天带来的地球仪。那个玩意儿五颜六色，看样子遍布神灵，气象神秘，就像一个几万年也猜不透的甜蜜谜语。母亲一边漫不经心地和人说着话，一边时不时抬起她那细白柔嫩宛如少女般的左手，缓缓转动一下那个神秘的圆球。于是，地球上所有的山川河流旋转起来，一切神灵也飞舞起来了。

母亲出身于京城中医世家，因此，她老人家下过一番工夫，精研了十九种养颜之术，加上她今天穿着生日华服，花团锦簇，山清水秀，让人怎么也看不出她已经是五十岁的老妇人了。岁月无情，那时候，一个五十岁的人就已经很老了。母亲的专用使女棠果也穿上了鲜艳的衣服，这个十六七

岁的女孩子在母亲的指点下还施了淡妆，使她原本娇嫩的脸蛋儿更多了几分矜贵的神色。在以前和以后的所有日子里，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女孩子像能今天这样粉嫩诱人，就像花开到最灿烂的时刻。棠果站立在我母亲身后右侧，很喜兴地端着一副三分恭敬七分骄傲的姿态，衬托得我母亲越发地雍容华贵。

陪母亲说话的几位老妇人，环坐在母亲的两侧，一个个新服欢颜，仿佛在戏台上那样端坐着，举止间尽力维护着自己的身份，但言语间仍然透着对我母亲这位京城大小姐的尊重，甚至还有那么一丝没掩饰住的媚态儿。她们的使女是没有资格站在这屋里的，把她们伺候进来以后，便到院里去了。

坐在母亲右手的是县长熊梦之的正房夫人，这个在我们谯城妇女界被昵称为“大香瓜”的夫人，看起来细皮嫩肉，可是一笑，她那满脸脂粉下的嘴角、额头便叠起一道道皱纹，亚赛失去很多水分的大香瓜。她在母亲生日这天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那以后，一直到后来日本鬼子占领我们谯城后她神秘消失，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此刻，她一手擎着带有黄釉小花的青瓷茶杯，一手捏着杯盖拂动着杯中浮茗，伸着多年前经我父亲的回春之手治疗而变得无比秀丽的脖子，慢慢品尝着我母亲发明的翡翠玲珑茶。她那略显老态的眼神欢快地瞄瞄我母亲，也瞄瞄跪在我母亲面前的三少爷——我的哑巴三哥。

姑妈坐在母亲的左手，她那永远强作微笑的脸上也永远掩藏着一层淡愁薄绪。在我的记忆里，我姑妈的整个命运就好像蜂蜜拌沙子，虽然是甜蜜的，也是硌牙的。恼人的命运赐给了姑妈一双善于刺绣的小手，细长而白皙，简直比她女儿——我表姐陈鱼容的小手还要逗人。此刻陪母亲说话时，姑妈的这双小手一直合扣着，放在左膝上，她的目光带有几分惆怅似的落在那个跪着的哑巴侄儿身上，连异国地毯上那些精美的刺绣都没能吸引她。

当时在母亲屋里还有几位有头有脸的夫人，可是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因为岁月把一些不重要的记忆过滤掉了，让我这个装满陈年旧事的脑海里空闲了片刻。

被许多人当面称为三少爷，背后称为小哑巴的三哥，跪在绛红色的地毯上，虔诚而孝顺地低着头，目不斜视，眼光儿一直瞅着地毯上那些意大利玫

玫瑰花，仿佛一边闻着玫瑰花的芳香，一边听着母亲和几位老妇人的说笑。在这样隆重而又欢乐的气氛里，哑巴三哥再次体验到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众不同人的感受：他暗暗觉得她们浅浅的说笑声就像毛毛虫一样爬在身上，让他浑身说不出的别扭。这会儿母亲没发话，他就不敢起来，就得跪在那儿，欣赏着意大利玫瑰花，忍受着地毯散发出的难闻的羊膻味，在心里临摹那些艳丽非凡的玫瑰花——信手涂鸦、描龙画凤是哑巴三哥的唯一爱好，在我母亲眼里，他的这一特长是一个哑巴孤独性格的表现；而在我父亲眼里，他的这一特长则是上天赐给一个哑巴能及时和这个世界对话的一种简洁方式。

母亲矜持地微笑着，一边应承着客人的话，一边款款翻转着地球仪，看样子是忘了已给她磕过头请过安还跪在她面前的哑巴儿子，只是偶尔停下手来，目光凑近地球仪，脸上一层明显的向往之色，仿佛漫不经心地念叨一声：“意大利，这就是意大利啊！”说着，伸出水葱似的手指，给几个老妇人示范一样点了点地球仪上的某个地方。接着，我的这位高傲的母亲又转动了一下地球仪，看着那个流光溢彩的玩意儿旋转着，她老人家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仿佛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都在顺着她的心意开始变幻起来。

地上铺的那块绛红色地毯，是前两天那个名叫巴利奥的意大利年轻人送来的，正好赶上母亲五十五岁的寿辰，于是，这块还散发着意大利羊膻气味的地毯，连同那个让母亲爱不释手的地球仪，就成了我母亲过五十五岁生日时收到的最别致的寿礼。

据那个操着一口鸟语的小巴利奥讲，他的祖辈是法国著名医学家何内·雷内克的学生，祖辈曾经帮助过雷内克发明了听诊器，但无情的医学史却没有留下他祖辈的名字。盛怒之下，他爷爷改行学起了音乐，如今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教一群孩子拉小提琴。好像为了证明他所言真诚，风尘仆仆穿着破烂的小巴利奥还当场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琴盒，拿出那把形状吓人的小提琴拉了几下，并且得意洋洋地说他从三岁就跟着爷爷拉小提琴了。他爷爷临死时之所以将这把小提琴传给了他，是因为他父亲老巴利奥天生就不喜欢音乐，自作主张地继承了祖宗们引以为荣的医学职业。小巴利奥在喋喋不休中还诅咒了医学史，不过能听懂他鸟语的我父亲却没有翻译他的咒骂。小巴利奥的父亲是我父亲留学德国时的同学，经常兴高采烈地为一个个小小的医学问

题和我父亲彻夜辩论。他们的另一个同学是个日本人，名叫辻原太郎，戴着一副圆圆的小眼镜，每当老巴利奥和我父亲争吵时，这个个头不高、衣衫整洁的日本人，就会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争吵，一言不发，小眼睛细眯着，活脱脱一副渔人之利的样子。尽管他们之间很友好，但我父亲天生反感这位日本同学，无论是当年相互辩论，还是后来书信往来，我父亲总是带着几分嘲弄的口吻把他称为“地丁同学”。地丁是一种中药，从嫩芽钻出地面到成株后枯死，都是贴着地皮生长，在我们谯城，刻薄的人们都喜欢把身材矮小的人称为地丁。尽管近年来与那位地丁同学间的书信几乎断绝了，但是，我父亲为了保持完整的同学友谊，还是把他们毕业留念的三人合影悬挂在书房里显眼的位置。我父亲比较喜欢老巴利奥，提起他那位下巴上有一撮褐色胡须、辩论问题时老是红头酱脸的意大利同学，常常是哑然失笑。几个月之前，那位爱吵架的意大利佬突然为一个小小的医学术语所迷惑，便特地派他的儿子不远万里来找我父亲，试图使他的疑问得到解释。那张手织地毯是那位意大利医生送给我父亲的礼物，但为了让他的年轻儿子能顺利地找到中国，找到他的中国同学，他聪明地让儿子小巴利奥带着一个地球仪。他指着地球仪上的中国，微笑着对儿子说：“那个神奇的苏医生就在这儿。”

小巴利奥长着一副看起来有点儿笨拙的嘴脸，他出门时穿着意大利上层社会最讲究的衣服，但来到我们家时早已变得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这使他那笨拙的嘴脸更显得滑稽。但他随身携带的那只琴盒却一尘不染，仍然绽放着意大利皮制考究的光芒。可喜的是，小巴利奥仍然牢记着他父亲的教诲，笨手笨脚地跪在我父亲和我母亲面前，半生不熟地行了中国大礼，之后，便献上了那张散发着意大利羊膻气味的绛红色地毯。

当时，哑巴三哥就站在父亲的身后，好奇地看着那个外国人古怪的嘴脸和蓝汪汪的眼睛，聆听着父亲微笑着和他大声地说着鸟语。而我那位非同胞姐姐苏茱萸当时就站在母亲的身后，她手里拿着母亲在她六岁生日时送给她的这把胡琴，因为她有一个音节拿不准，刚刚赶来找母亲请教。她笑吟吟地看着那个乞丐般的意大利佬，粉团似的小脸时不时地闪出几丝羞涩的红晕来，仿佛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命运之花就要绽放了。

母亲笑纳了地毯，但她那双单眼皮的细长眼睛却一直盯着小巴利奥腿边

的那个地球仪。在我父亲的诱导下，小巴利奥操着鸟语给我母亲大讲地球仪的神妙，他指着自己的国家，说：“但丁就诞生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我也诞生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父亲翻译时费了些周折，因为我母亲不知道但丁是什么人。

当小巴利奥得知两天后便是眼前这位仪态端庄的夫人的生日，便毫不犹豫地把盛载着但丁诞生地的那玩意儿敬献给我母亲了。轻易不肯赞扬人的母亲，高兴地赞扬了小巴利奥的父亲，表扬他教子有方。

接着，我母亲热情地挽留巴利奥住了下来。

这两天，小巴利奥穿着我大哥的衣服，在院子里到处走动。很快，他就被我们家深而大的院落迷着了，尤其是为我母亲过生日而准备的各种东西、物件，更使他兴奋得好似一只大嚼香草的山羊。遵照我母亲的指派，陪伴小巴利奥在院里跑来跑去的是哑巴三哥的伴当，就是那个身手长大浑身蛮劲十足的麦冬。

麦冬是我们家厨娘黄三婶子的儿子。

在我的记忆里，手脚麻利眼色灵便的麦冬一直是我的哑巴三哥的跟班，现在伺候着那个说话做事都显得比他憨傻的外国佬，他真是开心极了，早已把整天神情忧郁的哑巴少爷忘到脑后了。而平常，哑巴三哥每天早上过来给母亲请安时，手脚麻利眼色灵便的麦冬就会垂手低眉弓着腰立在门外，像个镇邪的石佛一样一动不动。所以，眼下只有哑巴三哥一个人孤零零地跪在母亲面前。五月的火黄色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棂，铺洒在地毯上，使那些玫瑰更加灿烂迷人。哑巴三哥眼望着绚丽的花朵，强忍着地毯散发的难闻的羊膻气味，等候着母亲的发落，他那清秀的脸上满是一个哑巴特有的僵硬而执著的神情。

母亲的使女棠果很有眼色，她精明地端起母亲的茶杯，递给母亲的同时，眼珠儿朝哑巴三哥转动了一下。母亲这才停止转动地球仪，总算从遥远的意大利回过神来。老人家一丝不苟地微笑着，沉着而缓慢地接过茶杯，呷了一口茶水，瞄了一眼跪了半天的哑巴三哥，口吻里带着一丝母爱、一丝无奈，说道：“哟哟，我怎么忘了你啊——好了，你下去吧！”

在哑巴三哥听来，母亲的语气就像放生了一条丑陋的无鳞鱼一样，有点厌恶，有点慈善。哑巴三哥退出门来，在五月的阳光下，他眼前一阵恍惚，仿佛看到了那条无鳞鱼迟钝地摇着尾巴游向河水深处。他转过身走了好远，从内心深处还能确切地感受到母亲放生时那一瞬间的腻烦和慈悲。这种感觉宛如一个紫色的痞子，深深地扎根在哑巴三哥的生命里。

往来无白丁

回想母亲过五十五岁生日的种种排场，真是奢华而浪漫。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再见过第二个妇人有过那样富丽堂皇的生日场面。包括我那活到一百岁才咽气的哑巴三哥苏甲三，临死时他的脑海里还一直清晰地浮现着当时的情景。

我母亲生在端午节，按照上古风俗，这一天普天下的人家都要门插艾草，庭焚蒲香，以祈六畜兴旺，大地丰收；这充满吉祥玄机的一天，注定了我母亲是一个有个性、有福气的人。她五十五岁生日这天，晴天丽日，万里无云，有着轻纱拂面似的小风。按照我们谯城的老规矩，早饭之后，祝寿的客人纷纷到来，红男绿女，满脸喜色，大呼小叫，熙熙攘攘，仿佛过年赶庙会。这可忙坏了我们家的老管家苏沛甫，这位童颜鹤发的老管家，在前院后院穿梭一样奔走着，吆吆喝喝，喜气洋洋，一边笑迎众多来客，一边镇定自若地支使着佣人们干这干那，因为生日大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提起这位老管家，我不免要多说几句。

苏沛甫比我父亲大五六岁，早年伴着我父亲走南闯北，忠心耿耿，甚得家中重用。当年，我父亲留学德国学习西医，本想带着他一同前去学习，日后让他独立门户，结束为仆生涯。可这个老伯伯真不走时运，居然摊上奇怪的痼疾，素有青年神医之称的我父亲居然一时拿不下他的病，直等到行程在即，仍不见好转，只好独自上路了。可是，我父亲刚走的第二天，这老伯伯的痼疾居然一下子净了。说起来真是命运庞杂，造化弄人。然而，苏沛甫老伯对此感念甚深，一辈子都以良仆之规做人行事，没出过半点儿差错。虽说

苏沛甫老伯眼下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但他心眼儿比旁人平实坦荡，所以一直精神矍铄，身体格外的好，大小事体放在心上还不乱分寸。不仅在我们家，就是我们全潍城的人也都知道，家大业大的苏家在诸多事局上还要多多依赖老管家苏沛甫。

以前，母亲每年过生日都是简便了再简便，但到了我母亲的五十五岁生日，本来出过洋、凡事主张简便、素以文明著称的父亲突然间来了灵感，斩钉截铁地决定要大操大办。他老人家作出这个让人费力劳神的决定之后，便撒手不再过问，一头扎在书房里，写他的医学著作去了。

习惯了我父亲这种老爷般做事风格的苏沛甫老管家，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凡事不仅精打细算，而且要求周全而体面。说实话，这个老伯为我母亲今年的生日做了很多细致而扎实的事宜，他花了大半个月来操心劳神，腿脚劳顿，一直忙到今天这个正日子，还居然不见半点儿疲惫之态，仍然像一头劲头儿旺盛的壮骡子，大步流星地在院里奔来走去，生怕有星点儿照应不到，显了拙露了怯，让高朋贵客讪笑，让主人家不知不觉中跌了脸面。

其实，我早就觉得，苏沛甫老伯此时完全不需要再这样卖力了，因为庆祝我母亲生日的各项事情已经就绪，他只消安坐在一旁，让整天关心他的胖厨娘黄三婶子给他沏上一杯山楂菊花茶，一边喝着幸福的液体，一边看着佣人忙活就行了。可是，这老伯生来就不是能安坐的人，好像命中注定他屁股上没长坐骨，一辈子只能奔跑。其实，我还觉得，苏沛甫老伯如果命好，早年若能和我父亲一起留学德国学习西医，到如今虽说不能和我父亲的医术相提并论，那至少也是一个小有名堂的医生，独自开一家诊所，悠然自得地过上良医生活了。真的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一辈子光棍一条，白天颠簸，晚上腰酸腿疼地半躺在床上，单等胖厨娘收拾完事，推门进屋，坐在床边，用那双杀鸡宰鱼且练过铁砂掌的小胖手给他捶腿。

看到客人们陆续到来，我先把苏沛甫老伯苍老而羞涩的爱情故事暂且搁下，数一数都来了哪些客人。

在我们潍城，凡是有点儿头面的人家，都和我们家有些来往。这倒不是我们家有皇亲背景，亲戚们都是贵人；事实上，除了我姑父陈敬述是潍城商会会长之外，亲戚间再没有一个能沾染半点儿官方气息。说起我的姑父，他

是中原七大药商之一，家产万贯，人物风流倜傥，只是他瘦而高，场面上的人都雅称他“清竹”，我二哥从小就喜欢叫他陈竹竿，他喜欢这个称呼，认为这个称呼可以代表他的性格和气节。关于我姑父陈竹竿的许多故事，我在后边会一一讲出来。其他一些在谯城有头脸的人物，之所以和我们家来往密切，多数是因为我父亲以神医妙手为他们解除过与生俱来的顽疾，那些顽疾不仅像天牛伤害桃树一样伤害过他们的人生，还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难言的痛苦。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县长熊梦之，一表人才，文质彬彬，但谁能料到这个白面书生气十足的县太爷从十岁起就一直便秘呢？他上任伊始，以拜见当地名流为堂皇借口，来到我们家诊堂，满脸痛苦地向我父亲畅言了折磨他近四十年的丑疾。我父亲粲然一笑，只用了三剂汤药，便让熊大县长上半辈子时常梗结的肠道在下半辈子里顺畅无阻了。这当然是区区小事，不值一提。但熊县长的正房夫人，也就是眼下正坐在我母亲屋里说话的那位昵称“大香瓜”的女人，当初随熊县长上任来到我们谯城时，脖子上还带着一块巴掌大的牛皮癣。这块牛皮癣，给熊县长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在白天看着太太穿着高领绸衫，再围上丝纱，那小姿态还足以雅观示人；但到了晚上，喜好女色不亚于烟鬼饭后一袋大烟的县长大人，看着太太脖子上那块灰白掉屑的玩意儿，就算是雷公，也无法打起轰隆隆的雷霆之势来。尤其让县长大人更无法忍受的是，这太太一躺下就不停地挠脖子，哧啦哧啦，其声音直痒得县长大人心跳加快，浑身时冷时热，仿佛太太故意当着他的面一层一层地撕脖子上的皮。县长大人正值盛年，哪堪人生的这般苦恼，一厢里时不时地光顾爬子巷凤弋馆，摸一把唤做小红鞋的大美人那粉若嫩藕的小小肉脖子；一厢里还半明半暗娶了个十分标致的、据说是出身于大商巨富家的小姐做了二房。

在我们谯城，几乎人人都知道熊大县长的二房名叫封紫芳，但对于她的真实来历，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不知底细。不过，对于她命运的最终结局我却心知肚明。我之所以以后还要讲一些她的故事，是因为这个在我印象里一直处于暧昧状态的标致女人和我二哥有过一些不合情理的非正常关系。

这个性格泼辣的女人进入到我的视野时，已经是我们谯城具有叛逆性格

的妇女们的首领，在潍城也是个响当当的角色。在我们潍城的闲杂市民中，不仅经常传说着这个女人和熊县长的色情笑话，而且也经常说起她的许多生活喜好。比如，她爱穿艳丽的无袖旗袍，爱在发上别一枚洁白的玉发卡，她喜欢像男人那样喝酒，而且还特别喜欢用樱桃佐酒。因此，人们经常能看到她亲自到西河滩大市场挑选从烟台运来的大樱桃。不仅如此，为了满足对樱桃的嗜好，她还在县长大人特意为她安排的那个四合院里种了一棵樱桃树。如此等等，她的一举一动无不彰显出她的与众不同。按照我们潍城的风俗，县长大人这点儒雅风流的行径，深谙当地商子士人的气味，甚为羡慕他有这么一个姨太太，该着是前生苦苦修来的，该着前世为驴，该着驮她上世的一辈子。没想到牛皮癣太太醋意大发，要死要活，要拿刀，要悬梁，要割断全身的管道。唉，县长大人的这种人生苦楚，真是原生态的那种啊。

那天，父亲听完熊县长一番肺腑之言，看着他儒雅风度，不由得粲然一笑，当场调了一瓶油膏，开了七剂汤药，送客出了诊堂。在门口告别之际，父亲拍拍县长大人那贯于播弄风月的胖手，风趣一晒道：“半月以后，领若蝥蛴兮！”果然，正如我父亲所说，半月之后，压迫了县长大人几近三十年的梦魇被彻底解除了，使这位在我们潍城历史上最受非议的县长大人，从偏房出来，进了正房，抚摸着大太太那宛若蝥蛴般的脖颈，不仅能够兴致勃发，而且更是如鱼得水了。

所以，在我母亲寿辰之日，县长大人不仅早早派人送来了厚礼，还特地让他的大太太一大早就过来陪我母亲说话。

值得一提的还有城防司令袁辩吾。这位司令身材剽悍，一部络腮胡更添威风；据说他曾在冯玉祥手下当过营长，眼下在江淮军界享有“神勇双枪将”的美誉。袁司令的老娘卧病几十年，天天都摆出一副要咽气的姿态，但是，三千天过去了，也没能盼到她真的咽气。她这种要死不死的胶着状态，时常让素有大孝子之称的袁司令长吁短叹。又是我父亲六剂汤药，三趟银针，让那老娘不仅每天早上要吃五个煮鸡蛋，而且饭后还要到操兵场上大练我父亲教她的五禽戏。这还不算，那老娘每天都要坚持服用一粒我父亲研制的青春回还丹。时间没有多久，那位病恹恹的老太婆简直是枯树开花，灿烂得有点儿过头了，而且还差一点儿没闹出人命来——下面我说说这件事情。

一日操课完毕，袁司令在客厅陪日益青春的老娘闲话，适时进来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陕西米商，袁司令处理公务一般不避讳老娘，当着老娘的面开始和米商谈起买卖。这米商贯做军粮生意，善于察言观色，和袁司令谈笑风生间就把双方利益都搞定了，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在告辞之际把袁司令的老娘错当成袁司令的姨太太大大赞美了一番。一时气得袁司令咬碎钢牙，当即掏出双枪，砰砰就是两枪，米商的两只耳朵应声落地，金丝眼镜颓然滑落胸前。米商吓得哭爹喊娘，一手捂住胸前心爱的金丝眼镜，弯腰捡起地上的两只耳朵，血淋淋的鼠窜去了。之后，袁司令带着卫队，杀气腾腾地闯进我父亲的诊堂，要为他蒙羞讨个说法。

当时，我父亲正在给蒋六秃子接大腿骨。

那时候，蒋六秃子还没有成为名盖江淮的巨匪，不过是个在街头巷尾玩杂耍卖狗皮膏药的艺人。正好那天他表演绝技时一招失手，导致左大腿骨摔成两截，骨头茬把皮肉顶起一个紫色的大包，正躺在诊台上疼得龇牙咧嘴，豆大的汗珠如雨倾盆。

父亲看一眼怒火万丈的袁司令，半天没有应声，直到把蒋六秃子的断腿绷好夹板，才漫不经心地瞥一眼恼羞成怒的袁司令，轻轻笑道：“我可以让你变得比你老娘更年轻。”言毕，随手开了一剂药方，让我们家门房长保喊来药房司药葛九章，吩咐他按方配药，常年免费供应，直到袁司令自愿谢绝为止。

就像我们许多谯城人一样，袁司令生来就是个犟种，他二话没说，带上药物转身回营了。按照我父亲的指示，袁司令每七天喝三剂奇腥奇苦的汤药，每天朝脸上涂两次油腻腻屎黄色的药膏……直到有一天，他起床，站在镜子前穿军装时，意外地发现镜子里为他理衣襟的女人简直不是和他睡了一夜的太太，那副老模老样真可以给他当老娘了。袁司令有些不满意地拨开太太的手，嘟囔了一句：“你老得可真快啊！”

“不是我老得快，是你变了。那些臭烘烘的苦水，你只要再喝上一个月，就可以挎上书包到柳湖书院上学去了！”

袁司令这才认真地打量一下镜子里的自己，他发现脸上的皱纹没有了，原本粗糙的皮肤现在居然像娘们儿似的又细腻又白嫩，一部威风凛凛的络腮

胡不知从何时开始消失的，眼下只剩下珍贵的几根了。让袁司令感到更可怕的是，他那个宛如一颗大桃子般的著名的大喉节，现在成了一枚小杏核，可怜地隐匿在脖子上，眼看着要遁逃无迹了哎。

“这是真的吗？怎么会是这样啊？”

袁司令自言自语了一句，但他马上被自己的声音惊呆了——他原本粗犷浑厚的嗓音也变得尖细起来。

“卫兵——”袁司令恐惧地尖叫起来，“备车！”

就这样，袁司令再次闯进我们家。

当袁司令径直闯进我父亲书房里，把十根金条放在书桌上时，他满脸堆笑，左打躬右作揖，满口军人的豪爽和义气：“苏大哥，我给你送药钱来了！”

我父亲没有说话。需要我饶舌解释的是，父亲专心书写他在医学难题方面的独到见解时，非常讨厌有人打搅他，即便是专门伺候他写作的苏茱萸，沏好茶水之后也只能躲到一厢去。所以，明知道袁司令来到了他的书房，他老人家仍然旁若无人地继续书写那些阐释人类疾病的高明文字。

袁司令打躬作揖，说：“苏大哥，你的药太昂贵了——以后我不能给你送金条了，我正准备从东北张少帅手上买些枪炮，装备一下队伍……眼下时局动荡，小日本正在咱东北角滋事，万一……”

父亲放下他从德国带回来的金质钢笔，站起身来，把黄缎子里的十根金条裹好系上，一言不发地递还给袁司令。眼见得袁司令愕然的脸上出了一层汗，我父亲这才粲然一笑，伸手拍了拍袁司令腰间的双枪，朗声说道：“这十根金条算我资助你买枪买炮了！不过，你他妈的这样年轻，可不能再叫我大哥，应该叫我阿叔才对啊！”

在我的记忆里，我父亲素以儒雅闻名，这一句“他妈的”，在此刻此境达到了诙谐的顶峰，惹得袁司令顿时把他引为人生一大知己。若干年之后，为了报答我父亲的大恩大德，袁司令竟把我的那位整天惹是生非捅马蜂窝玩的二哥弄到他的队伍上，给了个中尉参谋，在他的城防司令部里当了差。

强梁二哥

好，既然说到了我二哥，那么我就借此机会简短地说上一番。

我二哥名叫苏甲宝，在我们谯城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但是到了现在，一些老年人说起酷爱剑猫骗狗的苏家二少爷时，还再三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温文尔雅的苏神医的儿子。好吧，现在我就抛却这些老家伙们对历史人物的怀疑论调，说一说我那真实无比的二哥苏甲宝。

苏甲宝自幼顽劣这是事实；他讨厌诗书，喜好棍棒，这也是事实。我至今还记得，二哥在私塾念书的时候，教书的先生据说是一个中过举的老儒，在我们谯城享有清名，一些商户店铺都悬着他书写的乾隆体的匾额。这老儒不管是在学堂教书，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满口诗云子曰，而且酷爱摹仿魏晋名士的怪诞行为。这位自以为是大名士的老儒生平最爱的是我们谯城名吃牛肉馍，每天上完第一节课，便摸出两个小角子，让学生小跑着到学堂旁边的樊记牛肉馍店买二两回来解馋。有一天，这老儒大意失策，竟让我二哥苏甲宝为他跑腿效劳一趟。我二哥顿时喜气洋洋，一溜烟地去了，一溜烟地回来了，他捧回的绿油油的荷叶包儿比平时大了一多半，喜得那老儒眉梢飞舞，之乎者也大大夸奖我二哥聪慧过人，非一般牛子可比。当那个馋嘴老儒乐哈哈打开热乎乎的荷叶包时，一股新鲜的牛屎气味就像突然间绽放的芍药花儿，浓郁得差一点儿让那老儒窒息过去。而我的二哥苏甲宝，早已笑得前仰后合，从袖筒里摸出一串花米丸子大吃起来。

老儒动气，告上我们家，坐在我父亲书房里哭泣着要讨还清名。等他端着傲慢佻达的名士架子，把内心的悲伤诗云子曰之乎者也倒尽之后，我父亲沉思片刻，吩咐门房长保牢记一件事：每天上午准时到樊记牛肉馍店买二两新出锅的牛肉馍，亲自送到老先生手上。这事儿一直到几年后那老儒无疾而终，天清地白，长保的这份苦差才算完了。

当时，我们全家上下都以为我二哥少不了一顿严惩重罚，人人都等着一场热闹看。那时候，我母亲怀抱着我那刚刚三岁的哑巴三哥，句句话都不依

不饶，非逼着父亲打断我二哥的双腿，一颗颗掰掉他贪吃的狗牙。连平时十分疼爱我二哥的老管家苏沛甫也气愤不已，他在我父亲面前拍手跺脚，要我父亲一定要理料一下那个小畜生。

那时候，父亲刚刚开始写他的医学著作，整个身心都沉迷在医学的密林里，似乎忘记了“养不教，父之过”的神圣箴言。他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安详地坐下来，翻看着一本散发着宋朝气息的医典，漫不经心地说：“别让那孩子再念书了吧——蚁走蛇行，各有途径，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好了。”

我父亲这种态度真让人惊讶，众人面面相觑一番，不知话从何说起了。我们家的老管家苏沛甫犹疑再三，还是倚老卖老地说：“大先生，你这一身好本事，可总得有个传人吧？”

这位老管家，一直把我父亲称为大先生。他这会儿话里的真实意思是，大少爷无意学医远走省城攻读诗书，二少爷又是这般顽劣不可塑造，三少爷萌芽未开要想锻造还须很长时日，你这一身济世活人的医术也该往下传了吧。

父亲放下手中的书，站了起来，他似乎胸有成竹，径直走到母亲跟前，伸手捏了捏母亲怀抱里的哑巴三哥的面颊，粲然一笑说：“那就传给他吧。”

父亲这话说得多么目中无人啊，他似乎早已料到我——他的第四个儿子永远也不会来到这个到处都闪烁着鬼火的人世，只能作为一个幽灵在洁白的天空飘荡。但他没有想到，被他看好的哑巴三哥，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长到十岁还是不会说话。这一奇异现象让我那精于剖析人类生理构造的父亲大感纳闷，在苦思冥想之际，他常常轻轻叩击着光洁宽阔的额头问自己：“我到底在哪儿做错了什么？”接着，他又抚摸着短而整齐的胡须自问自答：“医学发展中的障碍是很多的，有许多疑难问题还需要假以时日方能解决。”

总之，从那以后，二哥更成了脱缰之马，整天要上九天揽日月，要下五洋捉鱼鳖。我们苏家上下，都觉得二少爷再难长成材料，一辈子也只能干些剿猫骗狗之勾当。但是，人人都惧怕我二哥，人人都躲着他，就连负责监管他的身强力壮的门房长保，也经常被他捉弄得两眼泪汪汪的。但没有多久，我们发现这个小小狂徒居然被我们家的一个女人收拾得服服帖帖。

这个人就是我们家的胖厨娘黄三婶子。

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黄三婶子。

在我的印象里，胖大的黄三婶子属于神话里的人物，因为我遍视人间，扫尽社会，从未见到过像她那样的神奇女人。据我们家历史传说，黄三婶子是西捻军头目程大道的老婆，不过，这个传说后来被九灯和尚提供的史料弄得有点扑朔迷离。在我后来看到的正史中，早在清同治七年，也就是一八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这天，程大道和他的三个兄弟都在山东济阳玉林镇战役中战死了。程氏兄弟与清军作战的情形，在九灯和尚花费了一辈子心血所撰写的那部《捻子传》中也有着详细的记载。九灯和尚在带着我姑父陈竹竿神秘消失之前，特意把这本书送给我的非同胞姐姐。神差鬼使一样，后来那部装满历史烟云的手写本书籍到了哑巴三哥手里，让哑巴三哥在一座破落的土地庙里读得津津有味。当然，九灯和尚正式写那本书时已经八十多岁了，加之他言行高深莫测，所以他书中所写也未必可信。就像在岁月中越来越聪明的人类所认为的那样，一些往事不过是黄粱一梦，众多情景无非是过眼烟云。但我依然记得，黄三婶子投奔到我们家时还很年轻，虽然胖大，但远没到现在这样状若母象。我当时飘荡在有着细雨的半空中，看到黄三婶子在黄昏时刻大步流星地来到我们家门口，轻轻叩打大门上的铜环，她左臂挎着一个单薄的包袱，右臂弯还抱着一个婴儿。如今那个婴儿早已长大成人，我父亲给他起名叫做麦冬，就是那个整天跟在我的哑巴三哥身后的家伙。

——我还是接着说说黄三婶子和我二哥的故事吧。

黄三婶子来到我们家时，我二哥刚刚出生。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黄三婶子急匆匆赶到我们家，仿佛就是为了守护我二哥的人生。这种说法不是我的妄断，而是我二哥本人最深刻的内心感受。有一天早晨，当我的二哥老态龙钟地出现在华盛顿郊区一栋别墅的阳台上，在初升的朝阳下眺望故乡时，他突然想起那个让他心跳不止的早晨。

那天早晨，二哥早早起床后，机灵地躲开受我母亲之命监管他的门房长保，爬上后院里一棵老椿树上。他正准备观看鸟窝里的斑鸠蛋破壳没有，却意外地发现厨房前宽阔的空地上摆着几行菜碟，仿佛排列整齐的白色莲花在朝阳下闪闪发光。两臂伸直、双手各提一桶水的黄三婶子正在碟子上走来走去，她胖大的身躯好似泰山，但行走起来却宛如浮云。二哥看得目瞪口呆，